「魯迅日記」的風格

陸「湘綺樓日記」的甲寅(民三)年日記，談了王湘綺老人出任民國三年成立的「國史館」館長。由於日記是逐日所記，雖附車中亦未曾缺記，其間稍二三日補記者，四十八年、湘綺樓日記，以及葉氏緣督廬日記。郭嵩燾日記前些年才知堂五十自壽詩轟動一時——那時他是林語堂所辦論語、宇宙風、人間世三雜誌台柱，魯迅對南北衣人和他二弟之作，便有批評。的確除沈尹默、胡適、蔡元培之和詩以外，林語堂，劉半農等，皆沒追得上。

恒心，都與湘綺樓日記同。我通讀了兩次，敢於証明魯迅先生當然讀盡了清代民國四部日記——周氏的鴛邦前輩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和翁文恭公日記，因爲周作人之重要性，決不在乃兄魯迅先生之下。他們在東京已合作從事譯西洋名著，尤其弱小民族文學，以後新青年時又同在北京主持、直到魯迅最後的六七年居上海，兄弟才隔開。例如「魯迅日記」記排印爲和原主五個學生印刷光任教於杭州，手跡影印了，我發覺魯迅先生，民國十九年由入南京水師學堂，到南京牢判罪移上海正式坐監，無一日無日記。看「知堂回想錄」裡，有許多「查某年月記」可以証明。現在周二老的藏書文稿日記，已爲國家保存著，實在應該趕快將他的日記出版，因爲周作人之重要性，決不在乃兄魯迅先生之下。他們在東京已合作從事譯西洋名著、尤其弱小民族文學、以後新青年時又同在北京主持、直到魯迅最後的六七年居上海，兄弟才隔開。例如知堂五十自壽詩轟動一時——那時他是林語堂所辦論語、宇宙風、人間世三雜誌台柱，魯迅對南北衣人和他二弟之作，便有批評。的確除沈尹默、胡適、蔡元培之和詩以外，林語堂、劉半農等，皆沒追得上。

任敵偽文化首長、偽北大校長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干支跟新曆有史爲証

說到干支跟新曆，也許有人不信。我只須舉一個例子就夠。

公元前一〇四年，漢武帝頒佈「太初曆」。這一年是丁丑年。原本是元封七年。漢武帝在四月頒新曆。因此，元封七年四月，就是太初元年正月了。假如干支跟舊曆，則太初元年正月，仍稱丁丑年四月才是。事實，丁丑跟了「太初曆」，一跟就跟了二千多年。

若不跟新曆，今天的舊曆年就要比新曆年來得早。大概在新曆十一月中旬或下旬，才過舊曆年。因爲，漢武帝的「太初曆」，相差四個月。

「太初曆」以後，中國換過十幾個曆法。干支照跟新曆如儀。只因「太初曆」以後每換一曆，月子都銜接，不像「太初曆」代替「顓頊曆」那樣有幾個月相差。所以，二千多年來，干支跟新曆就「不知不覺」了。

例子不須多舉，只舉「太初曆」代替「顓頊曆」就足以說明問題。你不研究歷史，不研究古代歷法史迭，才覺得晶瑩把干支註於公元年停之下爲「奇怪」耳。

海角曉吹 · 嘉名

內地律師不受重視，胡耀邦乃呼籲要認眞重視律師工作。大陸上今非昔比了，已重法治，重法治即現代化，亦主要的現代化，香港之可貴，即一百多年來的法治精神。普通老百姓都不怕官管，祇須硬性根據法律，大陸既重法治，律師當然重要，而法官又應具有律師該是自己的對頭這觀念。

在舊日中國，上海的律師最多，祇爲人口多，官司亦多，有一范剛，人稱「强盜律師」，祇爲强盜請他辯護的固最多而已！當然他對法律十分了解，掌握後善于運用，因此「成績斐然」。其子少春，係「名男人」，上海當年並無香港般的「八卦週刊」，否則其照片也要常見封面了呢！舊日上海的外國律師，以稱西洋人者爲最多，租界上有「領事裁判權」，上海的流氓，每南來某埠弄一張西洋的護照，作奸犯科後，請西洋律師辯護，可以佔些便宜了。彼時彼地極少外籍華人，以入西洋籍的流氓爲主。上海解放之初，許多流氓南來某埠，亦爲黑人物對那個「碼頭」固有傳統的惡情而已！昔在上海要做律師，在大學中得法學士這學位即成。當年有出色的大學，而野蠻大學也不少，每所立案，畢業生的學位也被承認，選法律系繳八個學期學費，即混得做律師這資格。四十年代的名女人中即有三個是法學士，她們並未做律師，自知不能成爲一個生意好的律師，還有些色，乃實笑了。

客窗隨筆 · 雪歡

由內地重視律師漸起談

風花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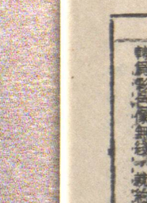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本來想說「風花雪」這一個欄名來源的，但後來一提就拉到三隻軟墊頭上去，扯不同來，所以只好留到今天才繼續了。

我歡喜單數的事物，對四平八穩的則沒有什麼興趣，所以對那類三字經式的詞牌名，很有好感。什麼「菩薩蠻」、「蝶戀花」、「念奴嬌」之類，那份意境，又那裏是些四平八穩的名字所能比擬的呢！

大約十年前，當時的麗視開始就是別人必然猛猜，「缺月」的緣由何在？

我兩兄弟組織「三腳橋式的清談節目。

三個主持，我以爲最好的是用一個三字經式的名字，而節目內容又是相當軟性化的，多半時間是風花雪月一氣，所以



我就建議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將風花雪月的這個四字詞，省去了最後的一個而成風花雪。

這樣一來，有一點好處，那

換言之，若用風花雪月，根本上就沒有什麼人會注意到這節目名稱的了，因爲實在太普遍了。可是只省一字，就收了許多人注意與詢問的效果，那又何樂而不爲呢。

後來有人甚至推測，我們三個人是以那三個字當作自己的象徵，這一點，倒是我們選節目名稱時，從未曾想到的呢。

爲了紀念亡弟而和，所以在此我才用這個已經放下了好一時的舊名來。

醒目詩詞

醒目人

減字木蘭花

施恪升官

街坊咋舌，新聞原來爲他設。顯是升官，有許多人知不歡。因而知道，此地升官有一套。民意云何？相信之人亦太傻。

大減價

話說新聞

世界各地有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減價而成爲國除新聞，相信全世界只有一家，就是英國倫敦的哈羅斯百貨公司。哈羅斯公司於一九八三年曾遭愛爾蘭共和軍的汽車炸彈襲擊，今年採取高度預防措施，引起外電記者的注意，順便發一條電訊。其次，這間公司每年一度的大減價，是所謂「大出血」的那種眞正大減價，七折五折的減，連價格穩定的鑽石也以七折低價出售，認眞抵買。

賈平嘮，香港人的口頭禪曰：「搭的士去賀都抵」。哈羅斯公司的大減價，則搭飛機去賀都抵，價不二，你嫌貴就等待大減價來幫襯可也。本港運卡佛公司大減價也是「搭飛機去賀都抵」？於是公司之所以瘋狂，是因爲日本人的日本百貨公司的擠購鏡頭，很多香港人旅行日本也見過。不過，日本大型百貨公司，月下貨運去分公司推銷，不會像哈羅斯的瘋狂減價。

貨物七折五折出售，尚有餘利，百貨業食水之深，可想而知。港茶樓餅家，每年做一次月餅生意就夠皮，平日賣價不會像哈羅斯有點像香